

在水一方

ZAI SHUI YI FANG

有人说童年的故事如藏在地窖里的酒，时间越久越香醇；
有人说童年的故事如一罐原汁原味的什锦泡菜，越品越有滋味。

我谓童年如歌，只要拨动心弦，就会激动不已，
这首歌让我轻轻地翻开尘封已久的记忆，回到那如歌的童年。

胡正扬◎著

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作者 胡正扬

男，1948年11月出生，湖南长沙县人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文化。曾任县委副书记、《人民之友》主编、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、法工委主任、研究室主任、湖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，系湖南省第八届人大代表，省第九届、十届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。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管理科学院终身研究员、湖南省农业法制研究会会长、湖南省农业发展研究院副理事长、专家委员。主要编著有《湖南地方立法三十年》《聚集“三农”》《法治“三农”》《科学“三农”》《农产品质量安全一百问》《使命与责任》等九部著作。其理论著述先后获得中国社科院、中国管理科学院、湖南省社科联等多项学术成果奖。其中《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》获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、世界学术成果研究院“百年学术成就”特等奖、中国当代重大学术成果创新特等奖。报告文学《黄昏颂》获全国人大新闻局征文二等奖。



在水一方

ZAI SHUI
YI FANG

胡正扬◎著

CBS
PUBLISHING HOUSE
中南出版集团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在水一方/胡正扬著.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
2013.7
ISBN 978-7-5404-6279-6

I.①在… II.①胡… III.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156866号

在水一方

作 者：胡正扬
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徐应才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）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经 销：湖南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湖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印 次：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9.5

字 数：350,000

书 号：ISBN978-7-5404-6279-6

定 价：45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序

彭见明

（彭见明，湖南省文联副主席、巡视员、一级作家）

一个人的文字如果能够唤起他人的记忆，就是成功的文字。如果还能够呼出他人心灵深处的温情，就是很好的文字。正扬先生这本集子里的很多文字、尤其是散文部分，便是这样的文字。

正扬先生翻出的儿时的诸多记忆，离开今天似乎已经很遥远了，我说她远，是他描绘的那些纯真厚朴的民情风俗、良好干净的生态环境，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，远到连今天仍旧生活在正扬先生家乡的人们，也看不到了。我与正扬先生是同时代的人，他的文字成功地翻出了我的儿时记忆，我相信他的记忆同样能成功地引发许许多多的同龄人的美好回望。这就是文学的魅力，这就是成功的文字。

如果正扬先生只是给我们讲述一些远去了的故事，这不是好的文字，只能说是流水账。好的文字必须是要有温度的，惟有心热了，才有可能感染读者。一个道听途说、哗众取宠的故事，是既不能温暖自己，更不能感动他人的。当我读到正扬先生所描述的童年、小伙伴、父亲、众多的手艺人、山川河流、五谷六畜时，立即唤起了我心底里的温情，尽管他写的人和物与我儿时看到的人和物是不大一样的，但文学抹平了生活环境的距离，恍惚中，我感觉到那些人事我都曾熟识。可以见出，正扬先生的文字是有温度的文字。大有一些人将好文字定位于遣字造句、排列精美。这个重要，也可说一

点也不重要。如果文字做到了血肉丰满，它就是锦上添花。要是失去温度谈技法，那就不过是一堆汉字。

正扬先生以为自己几十年以来在政界工作，就不能进入文学的专业领域，这种失落是没有道理的。能不能称为一个作家，完全不在于是否在文化部门。事实上古来有专业的厨师、医生、木匠、泥瓦匠，却没有专业的文艺家，王羲之不是专业书法家，李白也不是专业作家。现在有专业书法家和作家了，但都是先成了名然后再调进专业部门的。要称为一个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作家，至关重要的，是要具有超越一般人的对于日常生活细节的发现和提炼、有条有理有煽惑性地讲故事的能力。正扬先生是有这个能力的，他讲的都是人人所见的庸常生活，而人人所不能构成文字，因为他们不善于小事夸大、大事化小、长处削短、短处加长、黑说成白、白描成红……正扬先生能做到，当成了作家，是很早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正扬先生的文风也好，简明晓畅，开门见山，不花里胡哨，不讨巧卖乖。这种文风很适宜表现他要写的那些题材，也符合他的心性。文无定论，文字的优劣没有标准，能够准确生动地表述自己的故事、说的一定是符合个人心性的话，就是好文字。

看来正扬先生是一个细心而有耐心的人，照这么去用心琢磨回味人生的种种经历，还会写出很多好东西来。

·
目
录
·



第一辑：往事钩沉



童年如歌 / 3
父亲的歌 / 5
学费 / 8
夜渔 / 11
春之声 / 14
恋诗情结 / 16
梅花后世见诗心 / 19
三饮湘泉 / 26
家书 / 28
牧歌 / 31
傻女来珍 / 34
椰城小芳 / 37
苗家三妹 / 41
福生推匠 / 44
柳九篾匠 / 47
驼背裁缝 / 50
雨生木匠 / 53
跛脚砌匠 / 57
长生染匠 / 60

·
目
录
·

说书铜匠 / 63
辫子纸扎匠 / 66
补锅少年 / 69
骆八刀 / 73
赤脚先生 / 76
浩然先生 / 79
侯先生 / 82
黑白二道 / 84
命二爷 / 87
贵宝 / 90
故土 / 93
小诸葛 / 96
骆驼和牛 / 99
小河弯弯 / 102
笑笑趣事 / 104
黑牯 / 107
牛祭 / 110
瞻仰宋庆龄旧居 / 113
南窗听鸟音 / 117
五味人生 / 120

·
目
录
·



第二辑：人大行旅



周谷老回乡 / 125

在水一方 / 129

春花吹满头 / 134

《人民之友》依然在我心头 / 139

初访“毛泽东” / 144

车途诗会 / 148

唱支歌儿给党听 / 151

在法律的天平向前 / 154

民主春风传佳话 / 159

为了这里的青山常在 / 161

来自人大代表的报告 / 164

百岁老人的精彩人生 / 168

在革命的新征途上 / 175

黄昏颂 / 179

大经济学家眼中的热点 / 193

鲜明的主旋律 / 200

庄严的承诺 特殊的表决 / 205

适应新的“转轨” / 207

民主政治建设推进者 / 212

兴利除弊 锐意改革 / 217

没有起飞的精神 便没有起飞的现实 / 220

怀念俊秀同志 / 227



第三辑：旅途诗话



·
目
录
·

- 宁夏记游 / 235
西南览胜（十篇） / 237
雁荡山 / 248
绍兴鲁迅故居 / 249
禹王碑 / 251
鼓浪屿 / 252
游香港 / 253
阿里山 / 254
台东生态园 / 255
高雄的路名 / 256
太鲁阁峡谷 / 257
日月潭 / 258
水往高处流 / 259
富泰来酒店 / 260
阿里山之树 / 261
北回归线标志碑 / 262
台北故宫 / 263
达尔湖 / 264
大雅火山 / 265
日落大道 / 266
开普敦 / 267

•
目
录
•

桌山 / 268
好望角 / 269
企鹅海滩 / 270
匹林斯堡国家公园 / 271
太阳城 / 272
金字塔 / 273
开罗古城 / 274
夜游尼罗河 / 275
椰枣林 / 276
棕榈岛 / 277
世界第一高楼 / 278
帆船酒店 / 279
冲沙 / 280
欧江江畔的福音 / 281
骑田岭下的绿色明珠 / 283
令人神往的绿色王国 / 285
绿了洞庭 富了湖乡 / 287
禾场上的新闻 / 292
来自农家的新闻 / 294
鲜花盛开的村庄 / 296
孩提时代的一首歌 / 298



第一辑：往事钩沉





父亲 >>

童年如歌

有人说童年的故事如藏在地窖里的酒，时间越久越香醇；有人说童年的故事如一罐原汁原味的什锦泡菜，越品越有滋味。我谓童年如歌，只要拨动心弦，就会激动不已，这首歌让我轻轻地翻开尘封已久的记忆，回到那如歌的童年。

童年如一首乐悠悠的牧歌，永远飘荡在我的心海里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就经常听到父母教导我们说男儿有志在四方，要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，虽然，当时不太理解父母的意思，但在我童年幼小的心灵中，那个梦却是我的理想。我的童年尽管没有漂亮的书包和校服，没有娃哈哈和甜面包，更没有电子琴和夏令营，但拥有绿茵茵的草地，有烂漫的山花，有长长的流水，有金色的沙滩和充满希望的田野，有亲密无间的小伙伴。我们四季皆有乐趣：冬天，我们在白茫茫的原野里堆雪人，夜晚在茅屋檐下掏麻雀蛋。口渴了，咯吱咯吱地啃着挂在树梢上的冰凌，比吃冰淇淋还开心。春天，我和伙伴们在田野里赛跑，高唱着“小燕子穿花衣”，欢呼春燕归来；最开心的是在哗哗的小溪里抓活蹦蹦的鲫鱼，把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紫白相间的紫云英扎成花环，挂在邻家可爱的小妹妹的脖子上玩“过家家”。夏天是狂乐和劳累的季节。劳动之余，我们赤条条地在池塘里洗澡抓鱼，在禾场上捉迷藏。玩累了，便偷偷地钻到菜园里的黄瓜架下，平躺在地上，津津有味地咬着脆生生的嫩黄瓜，直到日落西山飘过来母亲们声声亲昵的呼唤：鬼崽子哟在哪里，还不回家呷饭咯？我们才成鸟兽散。秋天是硕果累累的季节，我们到山上采野果，到荷塘里摘荷叶、鸡头米、野菱角，和那胀鼓鼓的莲蓬，真是乐趣无穷。它是那么的博大，那么的宽广，就在那个世界里，可以任我无拘无束地疯跑，我可以不必像现在的孩子们一样面对着幢幢的高楼大厦，和一条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而处处小心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的童年跑成一幅快乐的画。

童年如一首人生奋斗的序曲。在童年记忆的履历表上，我填写着：六岁放牛、七岁学插秧、九岁挑水砍柴、十二岁便挣半男劳力的工分。牛鞭、扁担、镰刀、赤脚、破衣、草帽，是我童年的写照，也是多数农家孩子生活的缩影。放牛、砍柴是劳动的开端，也是人生奋斗的开始；学上下天地，学加减乘除，是人生求知的起点。从父辈饱经风霜的脸和长满老茧的手上，我慢慢读懂了吃苦耐劳是农民的本色，是农家子弟必具的品格，以致在吃不饱的年代，在半农半读、家贫使我辍学的岁月，我从不害怕苦的挑战。为了一家人的吃饭和孩子们的入学，父亲年复一年辛勤劳作。夜深人静时，母亲总是不停地摇动纺车，她到底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，暗地里流过多少辛酸的眼泪，我无法统计。至今提起当年，母亲还会泪水涟涟。然而，吃苦也是福。童年的吃苦和后来一段艰苦日子的磨炼，使我学会了满足和勤俭，懂得如何去珍惜这丰衣足食的日子。

童年如一首纯真的友情之歌。童年时代，小伙伴们之间没有喋喋不休的争吵，没有尔虞我诈，没有虚伪和庸俗。偶有争吵，也是很快又春风化雨，友情总是第一位的。放牛时，谁的牛挣脱了牛绳，大家会不顾一切地团团围住发野性的牛，奋力将牛绳重新套进牛鼻子。砍柴时，谁的柴把子小了，大家会帮助一把，使他免遭家人的责骂。谁有了好吃的，哪怕是一把炒豆，一根刚出园的黄瓜，或是一粒难得的普通糖果，大家都会有机会尝一口。每个人都会说一句：真香！

童年如一首憧憬未来的理想之歌。或想当加加林似的宇航员，遨游太空；或想当诗人、作家，写许多浪漫的诗篇和神奇的童话。肚皮饿得扁扁时，真想有朝一日能饱餐一顿红烧肉，天天吃饱饭……岁月悠悠，童年虽逝，如歌一曲，能不相忆。就这样，我的童年在快乐中长大。虽然现在的环境好了，但是我还是怀念我童年长大的那个地方，那个有飘香的枣花，有耀眼冰块的，使我快乐的地方。我是多么的梦想着能重复那样的时光，回到那个使我怀念，不能忘怀的童年！

父亲的歌

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、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他与牛，与土地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，是闻名乡里的牛把式和种田好手。从合作社到公社时期的生产队，他竟然干了二十多年的用牛组长，职位之低，任职时间之长可谓空前绝后了。然而，平凡的父亲也有非凡之处；他没进过一天学堂门，靠自学居然能读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之类的古典名著、能吟诗作对；不懂音乐，居然能自编自唱悠扬动听的“过山垅”（一种山歌）。他唱过的歌大都是随编随唱，随唱随忘。可是，有四首歌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令人回味，难以忘怀。

记得第一次听父亲唱“过山垅”是50年代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暖融融的春日，我提着盛茶的土罐给在田间耕作的父亲送茶，年富力强的父亲是合作社新任的用牛组长。为了不误农时，他起早贪黑，一点也不知累，春天的田野真美，红白相间的紫云英铺满田垅，金色的油菜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，春燕在天空中盘旋嬉戏，小蜜蜂儿嗡嗡地哼着歌，我完全被这美丽的田园风光所陶醉。突然，一声悠扬的山歌从翻耕的田垅处飘来，我过细一看，只见父亲一手执鞭，一手扶犁，赶着牛儿，悠悠然地唱着自编的“过山垅”。

三月里地菜花黄，
合作社里春耕忙，
牛鞭挥得满垅响，
赶来银山叠金山……

当时那神韵、那潇洒、那歌声，令满垅的乡亲们大声叫好。我心里一震：哟，爹还有这能耐。后来，把这首歌写进了一篇课堂命题作文《春耕散记》里，语文老师倍加赞赏，校长看到这篇作文后，还批示在小学高年级中

作范文传阅，父亲的这首歌的确给我的那篇散记添了不少风采。

到了60年代，由于国家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，加上其他原因，农村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，父亲差不多被水肿病断送生命，我因此而辍学整整两年。直到1962年下半年，队里偷偷地把部分田包到户耕种，当年的晚稻和其它秋收作物大获丰收，日子一下子好过了，父亲的水肿病不知不觉地消失了。金秋时节，谷粒如金，父亲和我忙收获。休息时到，父亲歌兴陡发，又展开了封闭多年的歌喉：

好政策哩是良方，
诊得病来治得穷，
半年打个翻身仗，
换来粮食堆满仓。

可谁知情况多变，队里包产到户的消息不知怎的传出去了，上头特派工作组来整顿，明确规定不能走“回头路”搞分田到户，不能动摇生产队这个基础，父亲歌颂的“好政策”行不通了，他那乐滋滋的劲头不见了，他又回到队里用牛组长的岗位上，整天嘿咻嘿咻地调牛、放牛或犁田什么的，不知怎的，我开始发现父亲的背有点弯了，满头乌发开始冒出根根白发。呵，岁月不饶人，父亲年近半百啰！

那是1966年春暖花开的时节，十六岁的我被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。离乡那天，父亲大清早就牵着牛犁田去了，我在母亲的陪送下，背着一床发黑的旧棉被，一张不到三尺宽的旧草席，拎着叔父从朝鲜战场上带回的旧挎包，朝山那边的汽车站走去，顺便向正在耕作的父亲道别。父亲停住活，没有像母亲那样千叮咛万嘱咐，只简短地说了两句：你是我家第一个到省城去当干部的，要对得起国家、对得起人民，而后就吆喝着牛，扶起犁忙他的活去了，我含着泪花走了，身后传来父亲很久未唱过的“过山琫”：

后生伢子进省城，
莫学麻雀恋家门，